

# 中华古代文化中的建筑美

王振复 著

学林出版社

走过一大段生命之路。”<sup>①</sup> 传统与现代的内在联系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不能凭感情的亲疏与道德的好恶加以人为的割裂。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必然是对民族传统剧烈的破坏；民族传统又会严重影响现代化的现实进程。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建筑，只能走现代化与民族化相融合的道路。现代建筑的灵魂无疑属于“现代”，在这“灵魂”深处却不可避免地具有传统的烙印。一切属于传统文化范畴的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思想，都必须站到“现代”这一“理性”的“审判台”前而决定其在现实中的命运。适者经过扬弃而在现代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不适者则亡。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形态中常见的大屋顶、高台基、须弥座、斗栱与中轴平面对称布置等等，其实不是传统本身，而只是其表现，真正的传统是蕴涵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现象之中的文化内核与美学意蕴，这是中国现代建筑文化学意义上的美学之“根”与“遗传密码”。本书的内容，也许能为人们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而对现代建筑在文化学意义上的美学思考，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系。

拙著是著者继出版《建筑美学》一书后写成的第二本小书。在此衷心感谢同济大学陈从周先生为之作序，学林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及朱志勇同志的精心编辑。对复旦大学中文系吴立昌、蒋国忠两位老师的热情帮助，也在此深表谢意。

---

<sup>①</sup> 贝聿铭《论建筑的过去与未来》，见《世界建筑》1985年第五期。

## 序

晋代陶渊明有两句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爱吾庐包含着双重意义，人们对于自己的家，首先有他的亲切之感，另外还存在着这家园的环境美与建筑美。老实说我近年来很少出行了，因为新改造的城市，渐渐“统一化”、“标准化”、“进口化”了，旧城市的美，与它的特色，一天消减一天，固有的建筑美是在迅速地沦亡。朋友的住宅，几乎是清一色的工房，小巷人家，水边民居，那种恬静的生活境界，宛若梦中。也许有人要讲我发思古之幽情，我想有幽情要发，总有其理所在，我回答说，是古代文化美的诱惑吧。

建筑以我个人的看法来说，应该属于文化范畴。过去我曾提出过建筑史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土木建造之事。我从事古建筑园林的研究，也是先从文化方面入手，再深入具体的建筑方面的。古人说“由博反约”、“知古通今”，片面的“单科独进”，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时髦”方法。人的素质与文化提高是多方面的，今天有很多学者注意到这件事，我们搞建筑的，也认识到建筑史与美学研究的必要，而美学研究者也跳出了纯美学的圈子，与我们建筑园林渐渐携手了，这是好事，值得欣慰的。王君振复是美学工作者，他写了《中华古代文化中的建筑美》一书，其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建筑意识及其美学意蕴加以初步的探

讨,努力挖掘其文化本质与根源”。因此,也无用我多说了,读者看了这本书,自然是会分晓的。社会是在进步的,建筑的现代化正待实现,但我们不可能全盘西化,我们有我们的祖宗,正如我对海外侨胞及港澳同胞所说的,“东西南北中华土,都是炎黄万代孙”。我们无法割断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无法否认我们自己的历史与辉煌的历史上的成就,因此王君写此书,真乃有心人也。而读者的面亦不仅限于专业人员,自有它的普遍性意义存在着。故乐为介绍,深信读者不以浅言为非吧。

新秋天气,小雨初晴,空庭如水,清风拂人。我读罢此书,顿觉有一种说不尽的读书乐,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书,心情如是而已。

**陈从周**

一九八九年初秋写于同济大学建筑系

## 前 言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拙著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背景与出发点,从空间意识、起源观念、模糊领域、儒学规范、道家情思、佛性意味、象征性格与装饰风韵等八个方面与层次,对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建筑意识及其美学意蕴加以初步的探讨,努力挖掘其文化本质与根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不乏崇拜意识,这本小书却不是因为崇拜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而写。本质上,崇拜是客观世界的被神化,同时又是主观的异化亦即人的主体意识的迷失,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文化心态,它阻碍人们的文化意识与美学视野“走出中世纪”。“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sup>①</sup>写作本书的目的,首先是希望有助于现代“活人的头脑”摆脱某种“已死”传统的“纠缠”。

从文化学角度看,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思想蕴涵不少至今仍“活”着的思想因子,提醒人们在展望中国现代化建筑的未来时,不能忘记民族传统。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建筑家贝聿铭先生所言,不管现代建筑文化怎样“骄矜自恃”,“我却不相信,人们在前进时能够割断过去。我想,过去是强大的,它已

---

<sup>①</sup>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目 录

|                           |     |
|---------------------------|-----|
| 序 .....                   | 1   |
| 前言 .....                  | 1   |
| 第一章 空间意识 .....            | 1   |
| 第一节 “宇宙”与建筑空间意识 .....     | 2   |
| 第二节 “中国”与建筑中轴线的美学性格 ..... | 18  |
| 第二章 起源观念 .....            | 32  |
| 第一节 天地崇拜与建筑文化起源观念 .....   | 34  |
| 第二节 祖宗崇拜与建筑文化起源观念 .....   | 49  |
| 第三章 模糊领域 .....            | 62  |
| 第一节 “中介”、“暧昧”与“灰” .....   | 63  |
| 第二节 “有机”与“天人合一” .....     | 82  |
| 第四章 儒学规范 .....            | 93  |
| 第一节 土木“写就”的“政治伦理学” .....  | 93  |
| 第二节 以礼为基调的礼乐“和谐” .....    | 116 |
| 第五章 道家情思 .....            | 127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园林文化之“道” .....    | 130 |
| 第二节 曲线与意境 .....           | 146 |
| 第六章 佛性意味 .....            | 160 |
| 第一节 佛性意味与中国化 .....        | 161 |
| 第二节 佛性意味与传统偏爱 .....       | 180 |

|     |                 |     |
|-----|-----------------|-----|
| 第七章 | 象征性格 .....      | 188 |
| 第一节 | “建筑意” .....     | 188 |
| 第二节 | 象征性“符号” .....   | 201 |
| 第八章 | 装饰风韵 .....      | 217 |
| 第一节 | 历史的评说 .....     | 217 |
| 第二节 | “错采”与“白贲” ..... | 234 |

## 第一章 空间意识

建筑文化,一般而言,是人类文化在地平线上的一个侧影。连绵逶迤的中国万里长城、举世闻名的明清北京故宫、意境深邃的江南园林建筑,正如拙大的埃及金字塔、典雅的希腊“帕提侖”、雄伟的罗马凯旋门、优美的印度泰姬陵一样,无一不是一种在时间流逝中存在于空间的文化形态。建筑文化,是人按一定的建造目的、运用一定的建筑材料、把握一定的科学与美学规律所进行的空间安排,是对空间秩序人为的“梳理”与“经纬”。建筑文化是空间的“人化”,是空间化了的社会人生。

因此,对建筑文化的研究,无疑首先应当抓住建筑文化那在时间延续中的空间特性这一重要课题;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也应当从探讨其空间意识入手,否则,好比撇开《哈姆莱特》而妄谈莎士比亚戏剧。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空间意识,就其客观性而言,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性。它是蕴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熔建筑实用、认知、审美、有时兼崇拜观念于一炉的自然意识与历史意识,是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社会实践(其中包括建筑文化实践)活动中感发于自然空间的一种综合意识。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空间意识是非常独特的,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质,在世界建筑文化中独树一帜。这种空间意

识，在哲学上，其实就是反映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中的“宇宙”观与“中国”观。

## 第一节 “宇宙”与建筑空间意识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什么是宇宙？中国古代关于“宇宙”，向来有本义与引伸义两种理解。

先来探讨“宇宙”之引伸义。

《管子》一书，较早地触及“宇宙”这一哲学命题。在那里，称“宇宙”为“宙合”。其文曰：“天地，万物之橐；宙合，又橐天地。”<sup>①</sup>“橐”有两解。一指冶炼鼓风吹火之器，犹今之风箱。《墨子·备穴》所谓“具炉橐、橐以牛皮”、《淮南鸿烈·本经训》所谓“鼓橐吹埵，以销铜铁”以及《老子》所谓“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均取此解；这里又指盛物之袋。“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纳天地以为一裹。”<sup>②</sup>这是说，所谓“宇宙”，犹纳“万物”、“天地”之“橐”（袋）于“一裹”也。“宇宙”，就是包罗万象，包罗无遗。而且，“万物”包含在“天地”之中；“天地”又包含在“宙合”之中，在《管子》看来，三者并非同一范畴。

而所谓“合”，本指盛物之盒。《正韵》：“合，盛物器”，其形方正。因其为方正，故必具六面。于是，“四方上下曰六合”。“合”，即“六合”。李白曾经浩歌啸吟，“秦王扫六合，雄视何壮哉！”此“六合”，含天下之意。“六合”，就是“宇”。而所谓“宙”，则通“久”，是为一时间概念而必无疑。（宙何以通久，请

---

①② 《管子·宙合》。

见下文。)

因此,尸佼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sup>①</sup>《淮南鸿烈》亦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这里的“宇”,就是容“万物”、“天地”于一处的“橐”,就是具有六个面、三个向量的立体的“六合”;“宇”,既然能容“万物”、“天地”,原本当然是“空”的,于是,“宇”被引伸为“空间”,而“宙”即“时间”,“宇宙”就是时空。

那么,作为引伸之义的“宇宙”,其特性是什么呢?

其一,大。“宇者,大也。”<sup>②</sup>一针见血。“宇,弥异所也。”<sup>③</sup>这就是说,宇,弥满于一切,即包容一切地方。宇,既然能容“天地”、“万物”,其广大当可想而知了。

然而,同样认为“宇”之特性在于大,又有大而有限与大而无限两种说法的区别。上文所引将“宇”喻为“橐”、“合”的说法,属于前者。宋代邵雍说,“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也。”<sup>④</sup>此可谓一说。而庄子等哲学家则认为,“宇”者,大而无限。庄子云,“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其大意为,宇是客观存在的,却大而无可定执(无乎处);庄子又说:“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泽乎!”“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这里是说,“四海”之大,比起“天地”来,是很渺小的。天宇茫茫苍苍,大而“无所至极”。“汤之问棘”事,见于《列子·黄帝篇》。这里“棘”之观点,其实即庄子之观

① 《尸子》。

② 《广韵》。

③ 《墨子·经上》。

④ 《皇极经世·观物内》。

点，认为宇是“无极复无极”的。此真可谓“穆眇眇之无垠兮，莽茫茫之无仪”。<sup>①</sup> 张衡也指出，“宇之表无极”。<sup>②</sup> 柳宗元也继承了庄子关于“宇”大无极的哲学观，认为“无极之极，漭泝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sup>③</sup> 是的，“要说天的边际，那是没有边际的‘边际’。天苍苍茫茫，根本无边无岸。如果说在它之外还有什么东西，那天怎么号称其最大呢？”<sup>④</sup>

其二，久。认为时间就是“久”。同“宇”之大而有限或大而无限的观点相对应，关于“宙”，也有“久”而有限、“久”而无限两说。前文所述，既然认为“宇”是“有尽”的“六合”，则其在时间意义上的发展便一定是有限的，正如汉之扬雄所言，“阖天谓之宇，辟宇谓之宙”。阖者，关闭；辟者，开辟。“宇”是封闭性的空间，开天辟地时才有“宇”，因而“宙”是有尽的。此其一；第二，也有些古代先哲指出了“宙”的无限延续性。张衡说，“宙之端无穷”。<sup>⑤</sup> 庄子亦早已指明了这一点，“有长而无本剝者，宙也。”<sup>⑥</sup> “剝”，意为“割削”，这里转义为“末梢”。故“本剝”即“始末”之意，“无本剝”，就是无始无终。这又如屈子所啸吟的那样，“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流？”<sup>⑦</sup>

大凡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即宇宙观，就是在这种有限无限、有尽无尽的对立观点中往复摇曳、发展推移的。

其三，正如前述，“宇宙”即时空。而实际上，“宇”，是指“宙”（时间）的空间存在方式；“宙”，又是“宇”（空间）存在的运

---

① 《楚辞·九章》。

②③④⑤ 引自刘文英《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⑥ 《庄子·庚桑楚》。

⑦ 屈原《离骚》。

动过程,字具空间之广延性;宙具时间之连续性。时空并存,不可分离。诚如方以智发挥《管子·宙合》“宇宙”观时所言,“管子曰‘宙合’,谓宙合字也,灼然宙轮转于字。则字中有宙,宙中有字。”<sup>①</sup>

这种关于“宇宙”的引伸义,也就是古代人所通常持有的宇宙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人们只是将目光局限于“宇宙”的这种引伸义而不去追溯其本义,那么,必将无力解开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空间意识这一建筑理论之谜。

这关系到我们老祖宗对“宇宙”的原初理解。

原来,所谓“宇”,“屋檐”之谓也。“宇,屋边也。”<sup>②</sup>“屋边”即“屋檐”,许慎可谓深谙“宇”之本义。此说肇自《周易》。《周易》之“大壮”卦有“上栋下宇,以待风雨”之说,即取“宇”之本义。屋柱(栋)植立向上,屋顶(屋檐)下垂,岂非具有“待风雨”这一实用性功能的房屋之象嘛?

所谓“宙”,从“宀”(读miǎn)。“宀”,屋顶之象形。在汉字中,穴、宇、宁、宅、完、寔、宗、定、安、宣、宦、室、宫、宰、宸、家、宿与寝诸字,其义都与建筑有关,均从“宀”。“宙”,也是一个富于建筑文化涵义的汉字。

“宙”,梁栋。高诱说得颇为清楚:“宇,屋檐也;宙,栋梁也。”<sup>③</sup>“宙”,何以为“梁栋”?这便是前文所说“宙通久”之缘由了。

我们说,“宇”为“屋檐”、“屋边”(屋顶)的解说已是定论。

① 刘文英《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② 《说文》。

③ 《淮南鸿烈·览冥训》高诱注。

而单有“宇”，还不能成“屋”，只有同时有“宙”，才有房屋在东方古老大地上屹立的现实存在。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型式是木构架而非古希腊式的石结构，木构梁栋具有举足轻重的撑持的物理功效。假如抽去了房屋的“宙”即梁栋，屋就倒塌，对古代中国的木构架建筑而言，也就“屋将不屋”了。故那支撑屋顶重载的梁栋(宙)，实在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生命。建筑物是否能持“久”屹立，全凭梁栋的撑持。

于是，“久”，成了建筑物得以存在的梁栋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原本是属于物理学范畴的，却被古代先哲抽象为富于哲学意味和建筑美学意味的一个范畴了，这便是：时间。故“宙”通“久”，两者意义相连。

这里又须指出，《苍颉篇》称“宙”之本义为“舟輿所届曰宙。”届，至、到之意，即《书·大禹谟》所谓“惟德动天，无远弗届”之“届”。《说文》指“宙”为“舟车之所极覆也，从宀”<sup>①</sup>。段玉裁因此释为“舟车自此及彼，而复还此，如循环然。故其字从由，如轴字从由也。”可见，此三者释义是一贯的，即由“舟輿”之行联想到时间，时间即“久”，“宙”通“久”。就是说，由“宙”之“由”部联系到“舟輿”之“轴”；由“轴”之转动联系到“舟輿”之行进；由行进需要时间而释“宙”之引伸义为时间，其逻辑似亦粗通。然而，倘若由此推论，则“宙”之本义当为“舟輿”而非“梁栋”了。这一结论，恰恰又与《说文》所言自相矛盾。许子明明释“宙”“从宀”。而“宀，交覆深屋也，象形。凡宀之属，皆从宀”<sup>②</sup>。何以同时又释“宙”为所谓“舟车之所极覆”呢？这似

---

① 《说文》七下·宀部。

② 《说文》七下·文二。

乎说不通的。

实际上,以“宙”从“宀”来看,“宙”即“久”,其本义是“梁栋”植立之“久”,而非“舟舆”行进之“久”。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美学角度看,“宙”是一个非常富于哲学与美学意味的汉字,它与“宇”字一样,两字共同揭示了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形成与建筑之关系,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原初的宇宙观,是从建筑实践活动与建筑物的造型中衍生而成的,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空间(包含时间)意识。

因而,同一部《淮南鸿烈》,既有“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sup>①</sup>之说,这里“宇宙”之意取引伸义,指时空;又有“凤皇之翔,至德也……,而燕雀佼(骄)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宙之间。”<sup>②</sup>这里,取“宇宙”之本义。何以至此?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中,认为宇宙即为建筑、建筑即为宇宙之故。

可以说,在古代中国,人们所感知、想象的天地宇宙,其实是一所其大无比的“大房子”。尽管有的认为宇宙就是大而有边际的“六合”;有的则主张宇宙就是大而无涯的,所谓“无极之极”、天穹茫茫,极目无尽。总之,人们是将天地宇宙看成为一所似乎有“宇”(屋顶)、有“宙”(梁栋)为主要构筑的“大房子”,千秋万代,人们就在这所“大房子”的庇护之下生活。同时,人们也习惯于将所居之处,即建筑及其周围环境看作他们自己赖以生存的宇宙,这是狭隘的原始初民的宇宙眼光与农业文明在宇宙观上所留下的烙印。“中国人的宇宙概念本与

---

① 《淮南鸿烈·齐俗训》。

② 《淮南鸿烈·览冥训》。

庐舍有关。‘宇’是屋宇，‘宙’是由‘宇’中出入往来。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从屋宇得到空间观念。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击壤歌），由宇中出入而得到时间观念。”<sup>①</sup> 这里，当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关于“中国人的宇宙概念本与庐舍有关”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将“宙”释为“由宇中出入”（时间）亦可备一说。墨子云：“久，合古今旦莫。”<sup>②</sup> 莫者，暮也；“久，弥异时也。”<sup>③</sup> 久即宙，包含一切时间。这“久”，不用说，均与建筑空间及人在建筑环境中的活动过程有关。这正如王夫之所言，“上天下地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虽然，莫之为郭郭也。惟有郭郭者，则旁有质而中无实，谓之空洞可也，宇宙其如是哉！宇宙者，积而成久大者也。”<sup>④</sup> 这里，“郭郭”即为建筑；建筑即是宇宙。宇宙就是“旁有质而中无实”的“空洞”即“空间”，这建筑空间同时还是有赖于梁栋撑持天穹的一种存在，故所谓“积而成久大”。这种宇宙观，或曰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空间意识，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空间意识，这里有关于建筑求其实用的意图、对神祇敬畏的目光、关于天地宇宙的冷静思考以及情感的愉悦或不快，它们都是历史性的。这一问题，容后再作论述。

以上，只是大致从“宇”、“宙”二字，初步探讨了宇宙观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空间意识之间的关系，以下，可略从有关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与诗歌中找其旁证。

中国古代向有关于“天宫”的神话传说，天堂、天门、天扉、

---

① 宗白华《美学散步》第89页。

② 《墨子·经说》。

③ 《墨子·经上》。

④ 《思问录·内篇》。

天阶(星名)、天街(星名)、天极(星名、北极星)以及天阙(星名)都是与建筑攸关的天国形象。至于“天柱”者,乃古代神话传说中真正顶天立地之大柱也。“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sup>①</sup>“昆仑之山有铜柱,高入天,围三千里,周围如削。”<sup>②</sup>而共工氏(属炎族)怒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缺”。<sup>③</sup>这是何等景象?房屋亦即宇宙倒坍之象。“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sup>④</sup>这里,所谓“极,栋也”。“栋,极也”。<sup>⑤</sup>复,遮盖之意,女娲炼石以补苍天,真英雄也。然,其不过是远古修筑房屋的“泥瓦匠”在神话传说中的一个神化而诗化的形象而已。远古社会生产力当尤其低下,造房建屋尚且不易,建房之后欲使其“久”立亦非易事。自然力的侵蚀,加上部族之间战事的人为破坏,比如先有蚩尤败于黄帝,共工不服,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建筑的损毁,成了常事,这种以神话幻想形式出现却是十分真实的人类历史的悲剧,在我们老祖宗的心理意识中,曾经激起过多么沉重的回响。“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房屋倒塌了,亦即他们心目中的宇宙倾圮了。反映在这里的宇宙观,难道不就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空间意识嘛?

又,再来看看《楚辞》,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屈原是如何对天询问的。屈原长歌云:“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

---

① 《初学记》。

② 《神异经·荒经》。

③ 《史记》,(唐)司马贞补《三皇纪》。

④ 《淮南鸿烈·览冥训》。

⑤ 《说文》。

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sup>①</sup>大意为：天宇九重巍巍，谁能够度量？是谁当初建造的？这意味着何等的丰功伟绩？天宇运转的轴心系于何处？天的顶端安装在哪里？撑持天宇的八根巨柱为何有如此顶天立地的力量？当天宇与巨柱绕着天轴旋转到东南时，为什么那些原处西北的巨柱短了一截？由此可见，古人认为天宇具有八大立柱，大地西北近天宇而东南远天宇，这指的正是中国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地貌，故引动屈子作如此发问：当天宇运转之时，本来处于西北方的短的天柱移来东南方时，岂不是要亏缺一段，又怎么办呢？在天文科学昌明的今天，当初屈原的发问自然十分幼稚，却雄辩地透露出古代中国人视天地宇宙为建筑的真实历史消息。

《天问》又云：“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这里所谓“角宿”，中国古代天道观中的东方七宿之首，居二十八宿之长（注：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每一方为七宿，合称二十八宿），指把守天门的星宿。所谓“角二星（注：指“角亢”二星）为天关。其间天门也，其内天庭也。”<sup>②</sup>“曜灵”，指太阳。“曜灵，日也，言东方未明旦之时，日安所藏其精光乎？”<sup>③</sup>以上两句，其意十分清楚：什么门扉关闭使天变黑？什么门扉打开使天变亮？角宿既掌管天门，那么，当天门未启、天未明之时，那太阳又藏在什么地方呢？由此，读者不难了知古人的建筑空间意识。

---

① 《楚辞·天问》。

② 《晋书·天文志》。

③ 王逸《章句》。